

星期天夜光杯

□ 邓伟志近照(本版照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)



米寿学人 邓伟志

「马马虎居」里写春秋

◆ 管国忠

桌上一杯热茶,几页泛黄的手稿,这两年老先生多次声明“封笔”,集中精力整理回忆录,但各地报刊仍频繁向他约稿。

谈及去年年底获得的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,邓伟志连连摆手,语气诚恳:“这个奖绝不能算在我一人名下,它属于整个上海社会学界,是上海这座文化之都给学人的厚爱。”在他眼中,“终身成就”的核心是“终身”二字:“我做了65年学术,从未离开书桌与社会一线。这个奖不是终点,而是鞭策——只要脑子清楚、手能写字,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这位米寿学人的话语朴实有力,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。



扫码看视频

1 邓伟志用“读、走、写”三字概括治学之路。这简单三字背后,是数十年的甘苦。先生是学界出了名的“书痴”,家中28个书架摆满古今典籍。可比起读书,他那些“走”出来的故事更让人动容。

从「三门干部」到「双脚沾泥」的学者

1961年,刚从上海社科院毕业的邓伟志还是个标准的“三门干部”(从家门到校门、进机关门)。他被派往江苏常熟白茆公社调研,拿着本子挨家挨户问,却发现自己讲的话农民“听不进去”——那些书面语言、学术概念,到了田埂上水土不服。苦恼了几天,领导点拨他:“白茆是山歌之乡,你去采采风。”他半信半疑地去了,坐在田头听农民唱山歌,歌词里藏着政策变迁、家长里短、喜怒哀乐。这一听,让他恍然大悟——劳动者生活在变革最前沿,他们的语言最生动。这段经历,成了他一生“转文风、走基层”的起点。

更惊险的经历在1976年。为研究古人类遗址,他与同事深入云南金平县边境的苦聪人村落。先坐小火车,再转汽车,到了县城只能骑马进山。在十万大山中,马失前蹄,他连人带马滚下悬崖,幸亏被一棵粗壮的古树拦住才保住性命。他抓着野草荆棘往上爬,双手被划得鲜血淋漓,衣服撕破好几道口子。走出雨林,要过红军长征时的那种铁索桥,桥下是滔滔洪水和万丈悬崖,木板早已朽烂,只能踩着一根根铁索挪过去;过了桥,还要徒步踏激流、爬陡坡,再走一百多里山路。“下要防荆棘下的毒蛇,上要防趴在荆棘上的蚂蟥。”他回忆,几个大男人走一段就要脱掉衣服互相拍打蚂蟥,拍得满是血。正是这种“沉到底”的调查,让他听到了“老百姓嘴里没套话”的真声音。

20世纪70年代,他还曾到上海一百多家工厂跟班劳动:在江南造船厂当过搬运工,扛过几百斤的钢板;在上钢一厂当过炉前工,面对一千多摄氏度的钢水,脸上的皮烤脱了一层又一层;在机床厂当过钳工,手指被砸得淤青也不下火线。工人师傅看他是个书生,劝他歇歇,他摆摆手:“不跟你们一起流汗,怎么知道你们的甘苦?”用他的话说:“社会学的根在社会,学问的源在人民。”

2

在争议中前行的「邓氏三论」

向天天把新民晚报送到寻常百姓家的作者编者读者致敬!
邓伟志
马年正月

■ 邓伟志致读者

“做学问不能守旧,要敢闯敢试。”六十余载学术生涯,邓伟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“邓氏三论”——平衡论、适度论、渗透论。

1981年,他首开家庭社会学课程。当时有人认为“家庭无学问”,甚至有人私下嘀咕:“家庭的事,关起门来谁知道,这也能成学问?”他却在课堂上提出“家庭淡化问题”,主张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——淡化父权、夫权,而不是淡化亲情和责任。这在当年堪称石破天惊。有一次在高校讲座,话音刚落,一位老教授当场站起来反驳,声音洪亮:“家庭是社会的基石,几千年的伦理,怎么能‘淡

一个新领域。

1984年,他又首倡妇女学,被誉为“中国妇女学奠基人”。争议随之而来——有人质疑“妇女有什么可研究的”?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据理力争,拍着桌子站起来:“妇女能顶半边天,从五四运动起,妇女解放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命题。不讲妇女的解放,就不是彻底的解放!”会场静默片刻,随即有女学者红了眼眶。为了论证妇女学的学科价值,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,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,就有前辈学者提出类似构想,可惜未能形成体系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今天我们不研究妇女问题,明天社会就会出大问题。”这番话,让许多女性学者深受触动。后来,他主编的《妇女学概论》成为多所高校教材,有年轻女学者登门致谢:“邓老师,是您的书让我找到了学术方向。”

2018年,80岁高龄的他再创“改革学”,提出改革“八大规律”。有人问他“创新累不累”?他笑答:“做学问像爬山,越往上风景越美。我80岁了还能爬山,是福气。”

这些理论的形成,并非书斋里的空想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跑遍全国调研,坐绿皮火车、住大车店、吃路边摊。在有些地方,他看到国企改革后大批工人下岗却缺少保障,蹲在厂门口和工人聊天,一聊就是一下午,本子记了密密麻麻十几页;在有些地方,他看到经济飞速发展但环境污染严重,站在发黑的河边久久不语;在有些地方,他看到扶贫款被层层截留,气得一夜没睡,连夜写内参向上反映。他慢慢琢磨出:社会发展必须兼顾平衡、把握适度、注重渗透。“邓氏三论”就这样从泥土里长了出来,带着田野的气息和民间的温度。



■ 1955年全家合影,后排中立者为邓伟志

化’?”全场鸦雀无声,都盯着台上。邓伟志不急不躁,微笑着解释:“我说的淡化,是淡化不平等的关系,让家庭更和睦,而不是不要家庭。”全场愣了片刻,随即爆发出掌声。讲座结束后,那位老教授走过来握住他的手:“小邓,是我没听明白,你这个观点有新意。”这场风波,反而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家庭社会学这

3

骑自行车的参政者

曾连续三届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,邓伟志的参政准则简单明了:“帮忙不添乱,到位不越位,白说也要说,说到不白说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上海民主党派大厦落成典礼那天,邓伟志依旧骑着他那辆“老坦克”自行车去参加典礼。停好车正要进门,却被保安拦住: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任凭他解释,保安愣是不信这个衣着朴素的骑车人是民主党派领导。

这辆“老坦克”还有更多故事。1995年的一天,他骑车经过延安中路茂名路口,刹车失灵闯了红灯,差点摔倒。交警一把扶住他,按规定要罚款。旁边认识他的人急忙说:“这是邓伟志先生,他有急事!”交警愣了愣,敬了个礼放行,事后他纳闷:“我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常委,怎么骑辆破自行车满街跑?”

在他看来,骑车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感受上海的烟火气。直到后来生了一场大病,组织给他派了车,他依然珍藏那辆“老战马”。

履职期间,他提交上百件提案——呼吁完善低保体系、提出“廉政十法”、批判形式主义。有人劝他安享晚年,他却说:“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,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能丢。就算‘白说’,我也要坚持到‘不白说’。”

4

「马马虎居」里的老顽童

这位学界泰斗,生活中却是个简单纯粹的“老顽童”。他与夫人张耀新的家有个有趣的名字——“马马虎居”。一来夫人属马,他属虎;二来他们信奉“衣食住行过得去就行”,马马虎虎过日子。

可这“马马虎居”一点也不马虎——屋里干净整洁,书报杂志堆得井井有条。他笑道:“这都是老伴的功劳。”

他们的爱情故事朴素又温暖。1967年结婚时,婚房是从单位租借的一间屋子,二三十平方米。大床和书桌是租的,因级别不够没资格租书架,只好借了个“藤编小书架”。同事看他们太寒酸,搬来自家沙发借给他们。万事俱备,唯独缺一床新被子——当时棉花票要排队,等了许久都没轮到。幸亏好心同事让出自家棉花票,才成全了这对新人。

生活中,他是不折不扣的“低能儿”。夫人总笑他“太笨了”,最著名的笑话是“洗脚”。婚后每到晚上,爱清洁的夫人总会提醒在安徽农村长大的他:“小邓,脚洗了哇?”他有时随口应答“洗了”,夫人就去厕所检查毛巾是干是湿。几次下来,他再也不敢马虎。

2019年春天,邓伟志拿出省吃俭用的积蓄与朋友的出资一起,在上海大学设立了“邓伟志教育基金”。他说:“快乐与财富无关。精神上的自由,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。”

如今,88岁的他依旧每日清晨五点半起床读书,每日写作两小时。被问起最骄傲的事,他想了想:“我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,就坚守了读好书、走基层、写文章。一辈子没违背初心,这就够了。”

夕阳余晖中,“终身成就奖”的奖状熠熠生辉,却不及先生眼中的赤诚。六十余载光阴,邓伟志用治学之诚、创新之勇、为民之心,书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精彩人生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春蚕到死丝方尽。只要有一口气,就要把那一根丝献给人民。”